

拾柴，是我童年里的一段美好记忆。

以前，在县城里居住的人家，都是大杂院。家家户户都要靠生火来取暖做饭。农家房顶的烟囱里，都冒着炊烟。那一缕一缕的炊烟，就是我们常常记在心里的乡愁。它是我们的温暖，是我们的衣食。

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，柴，是排在第一位的。要生火，就要有柴。生火时，须先把柴点着，才能引燃炭。柴又有好几种，那些干蒿草、高粱玉米干叶子，我们叫“毛柴”或“毛柴疙渣”，此等柴，就等于是一些柴的边角料，只起一些引燃的作用；真正的柴是指高粱、玉米、棉花秆，还有高粱、玉米茬子。至于那些用木头劈下的柴，那是柴中的贵族，我们称“硬柴”，相当于一桌宴席中的“硬菜”，类似于菜中的鲍鱼、燕窝、鱼翅。一般人家是烧不起的，要用也是精打细算的，掐着用一点。

平常人家生火，大量用的是高粱、玉米、棉花秆，还有高粱、玉米收割后，留在地下的那些茬子。我们要拾的柴，主要就是这些。收倒秋后，农民们把那些玉米棒子和高粱就都收到自家的院子里，晾晒干后，便囤积起来。站在地里的就只剩下那些玉米秆子和高粱秆子，一排一排的空空落落的。那时，我就和父亲借上镰刀，去地里割这些秆子。一般是父亲割，我负责归整捆绑。这种镰刀很锋利，使用不当或姿势不对，都可能砍到腿上。使用镰刀时，必须是斜着往上割，割完后，茬子上留下的是斜面。如果是平着使用，一使劲就会砍住腿。事实上是，镰刀越锋利，越省力气，越不容易伤到自己。每次借来镰刀后，父亲都会把刀刀蘸上水，在磨刀石上磨一遍，然后，用大拇指在刀刃上一掠。试试锋芒，刀刃磨快了父亲才使用。

捆柴，也有专门的捆法。先把一根水份大的湿柴秆子，平放在地上，用脚踩扁，就当是捆柴的绳子，我们土语叫“腰子”。然后，再把割下来的

◇童趣拾遗

拾柴

□ 李 峰

秆子，平放在踩扁的那根柴上。能捆多少，要根据那条“腰子”的长短来决定。当然，也还要结合拾柴人的体力。捆柴时，要先把柴秆攒紧，再用一个膝盖抵住那些攒紧的柴，双手把那条“腰子”拧一圈，把多余的两头“腰子”塞进去，才能捆绑结实。往小平车上装柴，也有窍门。柴装的太靠前了，拉车的人就会感觉很沉很沉，因为那些柴都靠近了小平车的辕，重量自然就会传感到拉车人的双臂。如果装的太靠后了，重量又都到了车尾，也很费劲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把车尾翘起来。如果是小孩子拉，还会把拉车的小孩也翘的双脚离开地面。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惹得父亲一阵好笑。正确的装法是，把柴均匀地码在小平车上，适当的把车尾部部分多装一些。这样，拉起来就轻松，我们叫“拉轻”。

有一次，我们装了一车玉米秆 子。我帮父亲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，走到平路上时，父亲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对我说：你爬到柴后面吧，装的靠前了，卸下来重新装就更费事了。我爬到柴上时，父亲又驾起了辕，气喘吁吁地拉了起来。我知道，哪是什么装的靠前了，分明是爸爸见我累坏了，心疼了，才让我爬在靠后的柴上。那时，我真想快快长大，也能驾起辕拉柴。

刨茬子是个体力活。人家把玉米秆子收割了后，地里就留下了一行一行的茬子。茬子就是玉米的根系部分，经过一个夏秋的生长，这些茬子深埋在地下，通过它向玉米供应着养分。埋在地里的茬子，就像一个一个伸向土地的爪子，很结实牢固。刨茬子要用镢头，一个一个刨。为什么要刨它呢？茬子露在地上的部分，是一小截玉米秆子。深入地下的根系，像一根一根玉米的毛细血管。地底下的这一部分，晾晒干后，最适合在灶膛里引火，一点就着。如果，纯粹烧秆子，不好一下点燃。刨茬子下镢头要精、准、狠。一镢头下去，要一下子就刚好刨在茬子的外沿。多了，茬子带的土球就大，刨出来抖土就费力费事；少了，就会把茬子根系刨烂。刨的浅了也不行，光剩下一截茬子玉米秆，不好烧。因此，刨的久了，自然也就很老道了。一般是父亲在前面刨，我蹲下跟在后面拾。边拾边磕掉茬子上带着的泥土，每个茬子都要磕的根系都松散开来，像一根一根刚挖出的人参。

茬子刨好后，往车上装也要得法。装茬子要分层，一前一后装，就是说不能一顺子装，要茬子秆对茬子秆，一个茬子根背向对另一个茬子根。另外一层，方向正好相反。这样装起来

的茬子垛，就是个平平整整的长方形的，不容易翘。否则，装到一定高度就会坍塌，前功尽弃。捡回来的这些茬子，由于长期埋在土里，水分很大，必须摊在院子里晾晒几日，等水分基本沥尽，才能堆起来存放。否则，茬子根部捂在一起，时间长了，经太阳高温一晒，就会发霉，甚至腐烂。我们家的茬子晒干后，是要放到窑顶码放的。一般是父亲在窑顶码茬子，我们兄弟几个负责从院子里，通过窑坡往上运送。窑顶的茬子码的很高时，父亲也会把我们抱到茬子垛上瞭望远方。这时，近处的能看到家家户户房顶的烟囱里冒着袅袅炊烟，远处还能看到繁华热闹的县城。

拾棉花棍，也叫夹棉花棍。秋天，棉花成熟后，农人把棉花棍上的棉花都摘了，剩下长在地里一溜一溜的棉花棍，就可以夹了。在我家的柴禾中，棉花棍就顶木头劈柴，我们叫“硬柴”。棉花棍放在火里，很耐燃，烧起来劲也很大。早晨熬稀饭和中午煮面炒菜时，填一把棉花棍进灶膛，炉火顿时烧得通红，时有“劈哩啪啦”的声响。这种柴数量比较少，我们总是省着用，关键时候用大火时，才抓一把。棉花棍不能用镰刀割，要夹。工具就是在一根直径一寸左右的木棍

上，镶一个铁夹子。这个铁夹子样子类似扁S形。铁夹子一头镶进木棍里，另一头用弯的部分，夹棉花棍。夹棉花棍时，一手揪住棉花棍的顶部，一手把铁夹子卡住棉花棍的底部。夹时，卡棉花棍的铁夹子，要猛地闪一下，才可以从地里把棉花棍连根拔起。把夹好的棉花棍拾回家后，棍棍上有时也还有没摘尽的棉花，或许是摘过一遍后，还有一些苞未全部开花。刚好在我们夹棉花棍时开了，这些棉花还可以再摘下来，收拢在一起。母亲会把它们拿出去弹了，或许还能做个小棉被心。

割玉米、高粱秆，刨茬子、夹棉花棍，这就是我儿时拾的柴。这些柴都得用一辆小平车，从地里拉回家，晾晒干后，运送到窑顶，码得整整齐齐，这就是一年烧的柴。别人家拉柴，要向单位或其它人家借小平车，我们家，因爷爷是木匠，自己就造了一辆小平车。只是别人家的小平车轮胎是打气的那种，而我们家的小平车车轮子是木头的圆轱辘，圆轱辘上箍了一圈胶皮，虽说自己小平车方便，也能用，但拉起来挺费劲的，主要是因为没气 胎。可能是为了省钱的原因吧，每次拉柴，大部分是父亲先把柴从地里拉出去，这一段路甚虚，最费力气。接下来到了平路上，才让我拉。我拉时，父亲也要习惯性地在一边推着。有时候，车上的柴禾没码好，父亲就要把倒在一边的柴禾扶正，生怕装在车上的柴不至了偏了，车子翻到一边去，或拉起来不平衡。

现在，那些高粱、玉米秆和茬子，到了秋天，都秸秆还田了。我们的家里，也接进了集中供热。有时候，拆下一些木条包装箱时，总想，这些木条要放在那个年代，比棉花棍棍还易燃耐烧。可惜，没用了，连收破烂的也不肯要。而这些越是没用，我对那段时光就越留恋。那段拾柴的日子，多年来，一直燃烧着我的童年，生生不息。

◇茶余酒后

“高粱水水”

□ 梁镇川

我们编创的大型现代戏《风流父子》中，有这样一句唱词：“为交心灌上点儿高粱水水”。细品，把酒呢称为“高粱水水”，是何等的形象生动、雅俗共赏，又寄托了人们多少钟情陶醉呢！事物往往是看似简单，实则大为不凡的。看到“高粱水水”四个字，不由得想到清香型白酒之冠的杏花村汾酒。这一瓶看来白白亮亮的“高粱水水”，却并非寻常。它蕴含着几千年的人文历史，凝聚了无数工匠的精湛工艺，积淀了历代“汾酒人”开拓进取、诚信营销的理念，方闪烁着熠熠生光的晶莹透亮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温馨清香，畅销于天下寰球五洲四海。就是这瓶神奇的“高粱水水”，成为了吕梁的一大支柱产业、赢得了享誉全球的一张闪靓“名片”。

为编创以汾酒宗师、晋商典范杨得龄为原型的大型现代戏《杏花酒翁》，我曾四次进杏花村汾酒厂采风，多次徜徉在汾酒博物馆里观察、沉思，以期探究汾酒这“高粱水水”的神奇之处。

汾酒文化源远流长，是晋商文化的重要一支，与黄河文化一脉传承。早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，汾酒就作为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推崇而一举成名，并载入廿四史。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千古绝唱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尽管有人质疑，但牧童遥指处，确是杏花村；酒家飘帘者，汾酒能醉人。于是，汾酒便借此而再度扬名。

在通往酒都宾馆的一处大红明柱上，悬挂一副名家书写的楹联：“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风，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”。文学作品的艺术想象，总是能把现实生活渲染得神灵活现。这副楹联，演绎得汾酒大有“来风亦醉”“得味成仙”的神奇！不是吗？这里有千年神泉涌，这里有古井申明亭，这里有一代代精明强干的“汾酒人”，就连这里的空气中，也饱含着特殊的微生物菌群。只有在这个地方，只有这样一群人，才能酿造出如此清香的琼浆玉液！独特的水脉地气，得天独厚的人杰地灵，成就了酒都杏花村的神奇。难怪歌词圣手乔羽老先生醉吟：“劝君莫到杏花村，此地有酒能醉人。我今到此偶夸量，入口三杯已销魂。”

杏花村汾酒的神奇，还因为它挂有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的桂冠。在汾酒博物馆里，当年“义泉涌”大掌柜杨得龄的壮观画卷，是这样展示的。杨得龄，字子九，号四正堂，山西孝义县下栅村人，生于清咸丰九年（1859）。从14岁开始，只身来到“宝泉益”酒坊跟班学徒。在师傅的悉心传教下，18岁时不仅已经出师，而且成为带班作业的小领班。以后30余年来一直在第一线从事着被人称为“槽甾子”的酿酒工。他酷爱酿酒事业，在他的心里，酿酒工虽然非常的辛苦，但是一个神圣的工种，于是他自称酿酒工为“酒香翁”。就是他，注册了中国白酒第一枚“高粱穗”商标，独创了“酿酒十六字诀”“品酒三步曲”，以及诸多精湛工艺，使“老白汾”漂洋过海，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夺得“甲等金奖”。此后，杨得龄首倡创办的山西晋裕白酒有限公司，把汾酒从酿造作坊扩展到销售领域，让这“高粱水水”凭借“甲等金奖”的羽翼，神奇地飞翔到全国各地，五洲四海。

为此，我曾写过一首散曲《柳宫曲·咏杨得龄》曰：

卧虎松，望柏龙，千年唐槐人脉灵。酿酒杨翁，皆颂得龄。万国博览扬名，奖牌金闪蜚声。传承由子继，国宴献珍琼。功，百载唱大风。

唱大风者，锐意进取，敢于竞争，改革创新之勃勃生机也。建国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杏花村“汾酒人”，在中国白酒“百舸争流千帆竞”的形势下，独树一帜，勇立潮头唱大风，建立起了巍峨的汾酒大厦。

山西杏花村汾酒股份有限公司坚持“清香品质为本，历史文化为魂”的品牌定位，紧紧围绕“国酒之源、清香之祖、文化之根”的战略定位，将汾酒打造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酒著名品牌。杏花村汾酒酿造作坊遗址被列入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；汾酒博物馆被评定为首家“国家级酒文化学术活动示范基地”；汾酒酿造工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汾酒品牌荣誉登影响世界中国力量品牌500强，汾酒、竹叶青酒通过国家酒类等级（优级）标志认证，获评“网友最信赖的食品品牌”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厚重文化和历史功绩，我产生了强烈创作的冲动，于2010年，九易其稿，编创了大型现代戏《杏花酒翁》，荣获山西省戏曲“杏花奖”，启动了全国巡演，两度晋京献演，荣获中国戏剧“文化奖”。



◇诗词坊

大山里的雨夜

□ 高 鹏

雨季里的燕家庄
略有一些忧伤
山洪过后
村庄就成了孤岛

雨是连接
天和地
最好的网线
密密麻麻

屋檐下
站着一个人
幻想着
把这无边的网线
剪断

夏天日长，葫芦的藤蔓，很快就爬满了整座葫芦架。

藤蔓上，渐次开出一些喇叭状的白色花朵，那花真白，毛茸茸的白，日光下，星点一般，干净、明亮，摇曳出一份无瑕的柔婉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花朵，并非是每一朵都结果的，多是“谎花”，谎花只是一朵花，花落后没有小葫芦，花落后有小葫芦的，方才有可能结下葫芦。说是“有可能”，是因为即使是“果花”，大部分的果，也会因为种种原因，干瘪，或者腐烂。事实上，一架葫芦，最终，也只能结下三五只大葫芦。

那些年，乡人最喜欢的，是葫芦架下的风光、风情。

夏日薄暮，葫芦架遮下一片绿荫，荫下就是纳凉的最好去处。中午，男人下坡归来，先要在葫芦架下歇一会儿。小饭桌已经安放好，小脚凳已然环桌放定，一壶茶，也许早泡好了。坐定，一碗一碗地切着喝，姿态悠然，神情安然，一身的疲劳就在那一杯杯的茶水中，散逸而去。再者，这份简单的待遇，也是男人的一份尊严，足以证明这位男人，就是家中的“顶梁柱”——正是他，用自己的力气、脊梁，撑起了一家人的天空。茶，

苏州名园沧浪亭有一副非常有名的集句联：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上联出自欧阳修之《沧浪亭》，下联出自苏舜钦之《过苏州》。

找来这两首诗细读，“风高月白最宜夜，一片莹净铺琼田。清光不辨水与月，但见空碧涵漪涟。”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四万钱。”（欧阳修）“绿杨白鹭偏自得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（苏舜钦）字句生香，悠然清旷里山水有情，处处美好，如入画中，一片明月铺山心，朗然明静。

沈复《浮生六记》曾写到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那是他父亲宴客的地方。那年六月，天气炎热，屋子里蒸笼一样，他奉母亲的意思，带着妻子芸娘游赏于此。那里有“我取”轩，临着水流，清凉而有诗意。房前有老树一株，浓荫覆窗，人画俱绿，可以远望隔岸游人往来不绝。暑热中，芸娘停下了手中的刺绣，清闲下来，整天陪着 he，一起读读古诗文，谈古论今，看花赏月饮酒。这是他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，哪怕是多年后的回忆，如在眼前，都是快乐的气息，他说：“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”

自离开沧浪亭，芸娘梦魂常绕。有一天，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的居所，环境朴素幽美，篱笆小院，绿树阴浓，房屋的四周种满了瓜果蔬菜，花光树影，错杂在篱边。门外有小池

◇美文

豆棚·瓜架

□ 路来森

喝透了，一桌简单的饭菜，就搬上了桌面，狂吃一顿，酒足饭饱，顺手拉过身边的一领草席，鼓腹而睡，享受的是一场好午觉。

程序简单，过程极美，那种美，是一种朴素、满足的美，是一份只有乡下人才拥有并懂得享受的美。一些人家，或许还会在葫芦架上，放置几只野外捕捉的蝈蝈，大正午的，太阳火辣辣的热，而天愈热，蝈蝈就叫得愈欢。声音，清脆、嘹亮，仿佛裹着一份田野的绿荫，携着一份田野的风，沾着早晨清露的滴滴凉意。午睡的人，仰面躺着，眯着眼，在蝈蝈一声声的弹拨中，睡去了。

那个中午，梦沉沉，睡甜甜。葫芦，在梦中，也开花。

◇闲情雅致

明月无价

□ 耿艳菊

塘，清风从水面来，月印池中，虫声四起，设竹榻于篱下，就月光对酌，微醺而饭。此情此景，令芸娘神往不已，欢喜地对沈复讲：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，买绝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妇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持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

芸娘“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”的理想生活其实是很多平常素朴人家的日子，老妇人居所的环境，不少人是非常熟悉的，一定能读出亲切感，尤其乡村田园，随处一个地方都不缺少这样朴素自然的美。因为有清风明月在，不管像沧浪亭这样有岁月幽深感的苏州名园，还是朴实的平常人家的篱笆小院，都筑上了一层天然的诗情画意，让人不由得沉醉。在月下，在清风里，心也总会不由自主地会欢喜轻松。

钱红莉有一段话，简直可以说是成长过

程中最美的一段记忆，她说：“人漫长的一生，都在仰仗童年的滋养——夏日黄昏，暮色雾一样弥漫，虫声密集，空气里尽是植物的甜味，我们小孩子洗完澡，搽上痱子粉，躺在星空下的竹榻上，大人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谈聊天，星星好亮，一闪腰的功夫，沉沉睡去……夜深攀着大人的双肩回家，没什么梦，天就亮了。”钱红莉是安徽人，我是中原人，地域虽

后》：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王士禛极是赞赏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蒲松龄似乎也引之以为知音。可当蒲松龄邀请他为其《聊斋异志》做一篇序时，王士禛却婉拒了。原因种种，后人多有猜测、推测，但归根结底，我觉得他们到底还不是一个阶层的人。蒲松龄有才，王士禛也认可，可毕竟蒲松龄太乡野了，混得最好的时候，他也只是毕氏家族的一位坐馆塾师罢了。

天地之别，豆棚瓜架，与豪门巨第，迥迥遥遥，霄壤一般。士子的青襟，注定永远也飘不进贵胄的华堂。

不过“豆棚瓜架雨如丝”和“爱听秋坟鬼唱诗”，这两句也真好。前一句，可谓乡野极了，也小农极了。有诗境，有画意，春雨秋风，朴素出一份缠绵。眼前，分明行走着一位篱园老人，一顶斗笠，一身蓑衣，一把小锄，在豆棚瓜架间，忙碌着。后一句，萧瑟秋意，阴雨啾啾，草黄叶枯，秋夜沉沉，无限落寞鬼语中。

一荣一枯，一喜一悲。荣荣枯枯，喜喜悲悲，聊斋的意境，便是生活中的影像。

豆棚，瓜架，农家田园的一帧小影，俗世人生的一份向往。

不同，可是像月亮、星辰、清风这些事物给我们的美好诗意却同样铭刻进长长的一生。

梁实秋在《雅舍忆旧》里写立夏的赏心乐事，竟也是晚饭后的休闲时光，瓜棚豆架，一院子花影虫鸣，一家人分居几把破藤椅，乘凉闲话，直聊到星稀斗横风轻露重。他把月影星风下的闲逸称之为一天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。他说：“白天就没有这样清闲，多少鸡毛蒜皮的琐碎事，多少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，把你的时间切得寸断，把你的心戳成马蜂窝！你休想安心，休想放心，休想专心，更休想开心！”

可不是嘛，如今没有可爱的篱笆小院了，住在单元楼里离地气远了些，烦恼的事照样气势汹汹。然而，有时候月亮升起来，此时屋子里不开灯，却满屋子光辉，朦朦胧胧的，有几分淡淡的诗意，心底忽然柔软了一下，生出几分感动来。窗子开着，清风徐来，清清凉凉，真是难得的安适清静，让人欢喜。

三川河

112 期